

宣講勸善長門故事

繪圖

寶娥

六月雪寶卷

惜陰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山東路口

出版部
上海關北順德
路二十六號內



世風不古人心險詐如能循循善誘未嘗不可改進也本局在昔何以武俠小說風行海內詩公道人心警世俗賢愚豈知閱者誤會反足遺誤青年本局既念前非決去武化改求善化引人以正成之以指畧警人心以補世風早惜心主成

30

25

20

15

10

繪圖寶娥寶卷

又名六月雪寶卷

吳江陳潤身編並題

上海惜陰書局印行

(32)



繪圖寶娥寶卷上集 又名六月雪寶卷

寶娥寶卷初展開 諸佛菩薩降臨來 善男信女虔心聽 多福多壽並消災
 寶卷初展功德高 白鶴啣花透九霄 壽星公公來賜福 西池王母敬蟠桃
 八洞神仙齊來到 共慶貴府福壽高 張果老老年歲高 倒騎驢子呵呵笑
 手捧魚鼓並簡板 看破紅塵世界拋 鐵拐生來相咆哮 黑臉濃眉脚兒跳
 一蹶一拐無人識 曾度鍾離上九霄 鍾離大肚人人曉 度量寬洪腹內包
 識透世間人情薄 掌扇輕搖道行高 純陽祖師最逍遙 肩背龍泉善斬妖
 玄妙觀內常常到 變化無窮人不曉 曹國舅仙脫錦袍 手執雲陽仙板敲
 不愛榮華並富貴 位列仙班樂淘淘 采和仙姑年紀小 手執花籃甚清高
 拋棄凡間富與貴 懶伴紅塵願寂寥 何氏仙姑品貌嬌 苦志修行仙界跑
 虔心修煉千百載 身登雲路姓名標 南極仙翁拿拐杖 東方老祖曾偷桃
 陳搏一聰千年過 彭祖年登八百高 衆仙都是凡夫骨 肉身修煉上雲霄
 今朝眾仙來聚會 同赴蟠桃飲仙膠 王母娘娘來下旨 眾仙各賜酒與桃
 一眾仙子同謝賞 各駕祥雲藹藹飄 一同來到貴府上 各賜仙酒與仙桃
 一家大小增福壽 早生貴子姓名標 三星八仙歸上界 再宣正文話根苗
 却說明朝年間 河南山陽縣中 太平村 因媳婦謀死隣家婆婆 以致六月炎天下了一場

寶娥寶卷上集

大雪昭雪此案。原來山陽鄉間有一家姓余的人家。出一位賢孝媳婦。名喚寶娥。他的丈夫余大郎。出外貿易去了。一去三年。並無音信。家中惟一白髮婆婆。虧得這位賢孝的媳婦寶娥。紡織侍奉。

賢孝寶娥十九歲。言行工德。件件能。自幼即把孝經讀。出嫁從夫。古來云。嫁到夫家有二載。丈夫出外去營生。一別三年無音信。死活存亡不知音。家中婆婆年六十。寶娥侍奉甚當心。丈夫臨行留石米。白銀五兩安家門。那知一去三年久。婆媳雙雙急煞人。幸虧寶娥勤紡織。三更燈火五更雞。一天能織一匹布。街坊買賣換錢文。糴米買柴回家轉。婆婆飲食甚當心。隣舍人家都稱道。說他賢孝少少能。隔壁有位張媽媽。常來寶家話談心。婆媳二人苦苦過。粗茶淡飯度晨昏。不料又逢荒年到。布匹上街沒人問。三文拿來二文賣。雪上加霜更傷心。寶娥因夫婿不回。三年有餘。不料荒年。織了布。賣了銀錢。勉強買些柴米回來。燒了飯。先敬婆婆吃飽了。剩下寶娥方才充飢。半飢半飽的過度。衣服呢。寶娥也是這樣。半寒半冷。有時婆婆動問寶娥。終說。

媳婦腹中已够飽。身上並不冷半分。含辛茹苦光陰過。不料婆婆一病生。寶娥見了更加急。貧人只怕病臨身。又沒銀錢醫生請。又沒補食買婆吞。

原來婆婆因思子。心中焦急悶昏昏。閉了眼睛孩兒叫。親兒吾兒叫連聲。開了眼睛常流淚。不知吾兒可生存。為娘養兒想防老。那知老來一場空。吾兒在世快快轉。看來娘命不能生。大郎兒呀。你再不歸娘想死。魂靈也要尋你身。親兒呀。你今究在何方地。因無音信轉家門。你去留了米一石。白銀五兩兒留存。一年之後銀米盡。虧你媳婦孝道生。兒呀兒呀。為娘想你千餘日。想斷肝腸苦悲傷。姣兒呀。忘了為娘養育恩。為娘倘無賢孝媳。早已黃泉路上行。難道吾兒把娘忘。莫非你今身發達。十月懷胎多少苦。三年乳哺娘勞心。兒呀。莫非你今身發達。存心永不轉家中。兒呀親兒呀。莫非你今身已死。沒人送信轉家中。倘然吾兒果已死。夢魂也該見娘身。今夜三更娘等你。夢中告訴老娘听。眼中哭得無眼淚。吾兒親兒喊不定。寶娥听得婆婆哭。停了紡織進房中。揭開破帳婆婆叫。你今年高莫傷心。寶娥說道。婆婆你年紀已高。而且有病在身。切不可過意傷悲。想吾夫在外營生。或者貨物不能脫手。或者販運遠地。一時不能回轉。也未可知。想他年少力壯之人。決不致身喪黃泉的。還請婆婆放心。保重身體才是。

余婆聞言把口開。叫聲賢哉你且听。賢哉勸我果然是。叫我心中怎丟開。

况且晝夜都虧你 辛勤侍奉為婆身 為婆若非賢哉媳 早喪黃泉了殘生
 可恨吾兒無道理 不該一去不回程 看來老生命不保 不久定要赴泉台
 我死一身無足惜 害你賢哉寔可憐 我家又無田地產 傳於賢哉度晨昏
 好在並無孫兒女 賢哉免得累自身 我死賢哉草草殮 殮後賢媳另嫁人
 倘是吾兒身未死 將來也可另對親 如若吾兒果已死 免得賢哉誤青春
 賢哉須听為婆話 切莫耽誤自己身 賢哉賢哉連連叫 眼中珠淚落紛紛
 寶娥听了他婆婆之言 不由兩淚紛紛 哭道 婆婆不必說此盡頭之言 兒夫未必即死 就
 命喪他鄉 媳婦也只有抱定宗旨 決不有他三心二意

媳婦既已入婆家 死活總是你家人 貧富皆是命中定 八字注定不差分
 命好不到貧家去 命貧難進富豪門 既到此間終身定 或者媳命八敗星
 敗了夫君不算數 又尅夫君出外行 婆婆安心且保重 心散自然病體輕
 年歲雖然蓬荒歉 來年或有熟年成 我家雖貧不算苦 外面還有苦的人
 媳婦只要身體健 做做吃吃理該應 一日三餐還由可 不過少有葷腥吞
 為媳年輕有後日 婆婆年老寔傷心 明日媳婦城中去 匹匹小布五丈另
 算來該應錢多賣 可以多賣五十文 婆婆可要甚麼吃 說與媳婦備端正
 寶娥的一片解勸終說自己不好 恐怕年老之人 有了病心中想吃的東西 故而只說明

朝一匹布五丈有另 比平時要多六七尺布 好多賣五十文之數 哄騙婆婆 但是老人家
 因家中全靠媳婦一人維持生活 那裡好再要吃長吃短呢 所以說道 為婆並不要吃甚
 麼 倘你要吃媳婦呀 你不必問我 你自買便了 寶娥道 媳婦茶飯够了 不要甚麼

婆媳二人房中話 寶娥勸婆莫悲聲 說了一會身退出 仍到機中把梭擘
 一梭來時一梭去 咿呀咿呀不留停 寶娥織布且慢表 且表隣家一段情
 就是隔壁張媽媽 出身微賤骨頭輕 張媽年已五十六 所生一子在家門
 小名叫做張驢兒 遊手好閑不正經 日間住在賭場內 夜間方才轉家門
 三餐茶飯都不管 由他娘親怎樣行 娘要煮好他來吃 吃完立起向外奔
 張媽倘要說一句 驢兒大怒罵娘親 好在張媽有田地 一年飯米不求人
 愛子情深自己累 古云棒上孝子生 不信且看張家子 眼前就是忤逆人
 所以直到年二十 沒有妻房一個人 隣近村庄都曉得 誰肯將女嫁他門
 但是驢兒心中意 日夜思想美佳人 就是隣居寶娥女 妄想藍橋暗中通
 借着隣居為幌子 時常過來獻殷勤 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

却說張驢兒 一天到晚 進出賭場 浪蕩終身 也沒有人家 肯把女兒給他做妻子 不過張
 驢兒的心理 因為寶娥的丈夫 出門三年 未回 諒來已死 故而時常走到寶娥家裡 看她
 織布 坐着閑話 寶娥一來 因他是隣舍人家 二來 因他的母親 同自己婆婆 非常投機 故

而虛與委蛇而已張驢兒

夢魂之中常想她 因她容貌實堪誇 一身衣服都清潔 不擦脂粉臉如花

如此容顏人間少 山陽縣內算頭牌 可憐老天瞎了眼 錯配姻緣害了她

貧苦紡織連晝夜 奉養婆婆理不差 自己茶飯并不飽 寒天并沒棉衣加

三年苦楚虧他受 并無一句怨言加 何故他家都有福 大郎該娶美如花

如今夫妻已活拆 諒她心猿定意馬 平日我到她家去 同她談談勝仙家

談說家常她必答 倘進油詞不睬咱 有時奉茶請我吃 看來有心愛咱

等我含笑雙手接 茶杯却在桌上擺 問她丈夫可掛念 她不回頭答應咱

今日聞我母親說 說她婆婆病纏身 不免待我行過去 假稱問信見見她

想畢一番身立起 驢兒又要見如花

張驢兒久存歹意欲思在寶娥身上染指一時無有計較因為屢次調戲寶娥寶娥終是

不睬說說家常寶娥有言必答倘然說兩句遊詞寶娥立刻面孔板起到弄得不明她的

心意本來烈女怕閑漢只要天天過去那裡曉得我的阿媽時常在她家裡同寶娥的婆

婆談話家常所以又不能過去温存昨日夜裡聽說她婆婆有病我得了此信十分快活

等我過去張望張望

一來探她婆婆病 二來又好親芳容 她婆有病床上睡 紡織單身一個人

待我用言來打動 引她入我計牢籠 若得寶娥成連理 叫她阿媽也開心

她要長來長人做 她要短來跪地平 她要吃時我去買 她要穿時請裁縫

那裡要她紡與織 那裡要她灶下爨 燒茶煮飯老娘做 上街買物我當心

把她當作彌陀佛 吃吃坐坐甚開心 雖則我家產不多 飯米田中有收成

只要她有幫夫運 賭場裡面洋滾銅 一天贏他錢十吊 一月可多三百銀

一年三千六百兩 五年一萬八千金 幫夫五年家業立 呼奴使婢過一身

驢兒心中胡亂想 兩脚已經出了門 走進她家迷迷笑 叫聲嫂嫂寶氏身

張驢兒走到寶娥家裡耳中只聞呶呶呀呀織布的聲音忙叫了一聲寶娥嫂嫂聞

說你家婆婆有病不知今天可好些麼寶娥回頭一看忙停了布梭笑道叔叔請坐我家

婆婆因思兒成病發了二个寒熱今天約畧好些不過年紀大了一點所以十分擔憂

今承叔叔來動問 敢不實言告君听 婆婆只因思兒切 看來此病難起身

承君問病稱多謝 多謝叔叔好心情 且請叔叔堂中坐 待奴烹茶奉叔吞

驢兒听说忙搖手 叫聲嫂嫂莫費心 我全你家貼隔壁 朝夕相見如家人

不必費心勞玉手 請坐談談到開心 我想大郎出門久 三年不回另有情

娘思兒子身有病 大郎真正沒良心 諒他不死身必達 另娶如花玉美人

溫柔不知家裡苦 丟下美嫂度晨昏 不如驢兒誇口說 我說大郎不該應

丟下美妻無人伴 房中老娘沒人奉 可惜老天瞎了眼 月老錯點百年姻
 想我驢兒人一個 愛惜嫂嫂是真心 當初嫂嫂若嫁我 決不做此沒良心
 况我近日賭運好 天天贏進十兩銀 嫂嫂倘要長和短 銀子缺少我應承
 只要恩嫂一句話 驢兒就死也甘心 說畢之時丟眼色 偷看寶娥面色形
 寶娥聞言心大怒 面上頓時殺氣生 雙眉緊皺開口道 叫聲驢兒你且听
 寶娥聽了張驢兒的甜言蜜語心中大怒兩頰緋紅本該開口辱罵於他但因婆婆有病
 不宜驚動以傷其心而且家無男子又是孤零零二家人家太平村雖有五六十家戶口
 大都三三兩兩的住開倘被驢兒用強就拼了死命婆婆無人侍奉死了一個連帶二個
 左思右想頓生一計含笑開口說道

叔叔說話欠正經 隣居叔嫂不該應 吾夫與你相交厚 我婆你母兩相親
 吾夫生死尚未卜 叔叔今朝太欺人 我身已是殘花草 叔叔理應別處尋
 少年應配青春女 再醮有染你家聲 况且我婆身有病 存亡未卜好担心
 倘然奴奴你家去 婆婆豈不一命傾 害他老年飢餓死 奴家豈非罪孽深
 勸君且自回心意 他方另尋美佳人 驢兒听说含歡笑 叫聲恩嫂欠聰明
 張驢兒含笑說道嫂嫂你好不聰明為叔的自見了你朝思暮想四五年來如一日因為
 你丈夫在日我又不好啟齒你丈夫出門三年已多就誤了嫂嫂的青春我十分不平和

你今不必推三四 為叔言來你且聽 倘能與我成連理 兩相和諧美和同
 你的婆婆我來養 叫我娘親伏侍他 你也不必把布織 一切開銷我担任
 寶娥听了張驢兒進一步要求自悔方才失言仔細一想不若再騙他一騙即說張家叔
 叔你且听我道來

勸君不必枉費心 早些丟開奴家身 世間不少美貌女 何必要求二婚人
 你若要我來嫁你 婆婆死後再談論 驢兒听说笑音音 腹中忖論好歡心
 嫂嫂賢孝人間少 要奉婆婆百年身 不知你婆幾時死 此話明明哄我身
 别的念頭不必想 我且回家把計生 含笑開言來作別 拱手再把嫂嫂稱
 准你嫂嫂一句話 你婆死後再談論 寶娥原是無心話 心中主意早安成
 我的婆婆身不死 耳中也好自清淨 若然婆婆身死了 奴家斷七見閻君
 故而點頭允許了 送出驢兒黑心人 不說寶娥回入內 且表驢兒轉家門
 回到家中身坐定 左思右想計較生 如何弄他婆婆死 如何寶娥為妻身
 想到情濃歡樂處 胸中暗暗好開心

張驢兒早思夜想如今得到寶娥一句言語說等他婆婆死了嫁他為妻張驢兒回家想
 了一夜頓生一計何不約死寶娥的婆婆早死一日好早一日成親是夜做了一夜亂夢
 夢中顛顛倒倒的

驢兒頓時巧計生 胡思亂想夜黃昏 夢中買了砒礪到 送與寶娥美佳人
 一碗白粥來吃下 她的婆婆命歸陰 送殮却用四塊板 義墓地上安她身
 寶娥渾身穿吉滿 自己紅袍做新人 拜天拜地雙交拜 送入洞房好歡心
 春宵一刻千金價 正在情深忽然驚 原來老鼠偷油吃 打碎油燈火馘生
 驢兒夢中來惊心 開口大罵瘟鼠精 好夢被你來惊心 明朝養猫捉你身
 撲滅燈火重安睡 翻來復去到天明 五更東方微微白 驢兒急急就抽身
 懷中藏了銀五兩 匆匆一徑進城行 到了山陽大街上 朝南藥店叫存仁
 驢兒進店拱拱手 叫聲朝奉先生們 我的家中鬧鼠患 要買信石五七分
 朝奉先生見張驢兒說要買信石忙開口問道客家既知信石之名但不知買來何用到
 要請教一二張驢兒道定不相瞞小可家中昨日鬧鼠打翻油燈把我家中物件燒壞所
 以特地入城望朝奉先生賣些信石與我做餅約鼠別無他用朝奉道此物能藥死人的
 須要小心一二才是張驢兒听了此言連聲喏喏朝奉包了二分信石交與驢兒驢兒道
 要多少銀子朝奉道五分銀子驢兒好不歡喜拿了砒礪又到賭場中去賭錢至晚回家
 悄悄的放在抽屜裡相机行事我且不表再說天上的日遊神并那值日功曹早把張驢
 兒要買砒礪約死寶娥的婆婆之事上奏天曹是日玉帝升殿功曹奏道臣啟奏上帝小
 臣查得下界山陽縣太平村張驢兒存心不良妄思烈女寶娥臣查見之後即行跟他同

去買了二分砒礪因寶娥女一句戲言造成他害人之心用特奉聞。

玉帝聞言怒生嗔 微開金口叫愛卿 張子驢兒心不正 妄想寶家烈女身
 回言欲把金星喚 卿口下界再查真 倘然張家無厚德 不妨張婆代替身
 寶娥戲言應當責 百日監牢責她身 余婆平日信佛道 加他一紀壽延身
 又差雷公並雷母 風伯雷神到來臨 待等寶娥臨斬日 炎天降雪警世人
 只因世人無天理 毀罵神佛不該應 降雪示警明天道 好教凡人早回心
 風雪二神領玉旨 雷公雷母听聖音 寶娥釋放回家去 打死驢兒定罪名
 背上刺他幾個字 害人反害自娘親 天道好回報應速 惊醒愚蒙勸世人
 雷公雷母領玉旨 下殿立刻轉衙門 太白金星值日神 也領玉旨出天門
 自古天上方七日 人間已是千年另 太白金星歸下界 值日神到太平村
 跟住驢兒一同走 一舉一動盡知聞 不說二神巡善惡 再表寶娥一段情
 自從婆婆身有病 早夕侍奉不離身 空時紡織加緊做 清早入市換錢文
 每日晚上清香點 哀求上蒼保婆身 惟願婆婆身康健 奴家情愿替婆身
 一日三來三日九 嚴冬已過又交春 正逢新年交歲首 家家戶戶點紅燈
 寶娥婆婆身未健 口饒只想食來吞 正月月初五元宵節 門前牽過羊一羣
 羊叫媽媽都去殺 有錢殺牲罪孽深 叫聲也發哀憐狀 驚動寶婆老年人

開言便把媳婦叫 賢哉賢哉兩三聲 為婆听得羊聲叫 害我饒得唾沫淋
 少年時節羊肚吃 肚湯味美十分精 至今想着心中癢 欲思羊肚湯下唇
 賢哉可能代設法 吃了羊肚病就輕 寶娥听得婆婆說 啟口婆婆听一聲
 明朝做媳城中去 定買羊肚轉家門 婆婆听说心中喜 賢哉賢媳叫不停
 寶娥听了他婆婆之言 要吃羊肚湯無可違命 便加緊織了一夜布 多織了一丈有餘 到
 了天色將明 約畧睡了片刻 立即起來梳洗 侍奉婆婆進了早餐 一路出門 拿了一匹布
 進得城內 賣了六百五十文大錢 買了四百文棉花 包了一大包 然後到羊肉店中 去買
 羊肚 店家說道 有有 拿了出來 要價一百文 寶娥正欲回身 不料張驢兒 昨夜賭了一夜
 錢 沒有回家 天明之後 同了三四個朋友 到羊肉店中 吃羊肉麵 偶爾回頭 看見寶娥
 驢兒聞言 喜歡心 叫聲嫂嫂 寶氏身 今朝進城因何早 羊肚買來誰人吞
 這包棉花多麼大 背在身上可累人 愚叔也要回家轉 代你背了轉家門
 寶娥回言 稱不敢 羊肚買來婆婆吞 驢兒聞言 心生計 今朝可以毒計成
 叔叔回家先請便 做嫂還要買另星 叫我娘親也過去 探病為由話正經
 羊肚必然燒湯吃 等我過去看他們 等她婆婆身死了 不怕寶娥上天庭
 悄悄就把砒礪下 送他婆婆命歸陰 想罷之時忙開口 愚叔遵命就先行
 那時完成夫與婦 朝朝歡樂才稱心

不說驢兒歸家去 再說寶娥女佳人 買了羊肚又買米 買鹽買菜轉家門
 脚小伶仃緩緩走 半個時辰到家中 只見驢兒倚門望 含笑迎接女佳人
 愚叔先來等你久 究竟女子步難行 說罷代她推門進 幫她各物拿進門
 驢兒說道 嫂嫂若要燒羊肚湯 到容易 不過洗這羊肚很難洗的 待我去喚我母親過來
 代你洗滌可好麼 寶娥道 奴家會弄的 驢兒不由她分說 便走到家中 去叫道 阿媽阿媽
 快些出來 隔壁寶娥娘子 因他婆婆要吃羊肚湯 一時無人會弄 叫你過去 代他洗滌羊
 肚 張媽媽听了道 阿彌陀佛 好孝順媳婦 做阿婆個要吃啥 買啥 想我有了妮子 元初一
 到年三十 不見一塊肉面 舊年想仔一年 勿曾吃着一點肉 真真罪過 現在等我走過去
 幫他弄弄 倘然老阿姐吃勿完 讓我也好吃點 湯湯水水 油油嘴巴 正是
 兒子好 不如媳婦好 女兒好 不如女婿好
 又道 愛女家家有 孝媳處處無 此刻
 張媽即刻來動身 走到隔壁看分明 桌上一只羊肚擺 口中不住唾沫生
 寶娥看見抬身起 媽媽連叫兩三聲 只因新年初見面 萬福理應恭喜稱
 忙請張媽來坐下 先奉清茶媽媽吞 張媽吃茶叫多謝 口說有勞大娘身
 不知你婆病好否 數日不到理欠通 待我進去望望她 安慰阿姐老年人
 媽媽請便寶娥說 張媽起身向內行 老姐妹倆見了面 房中坐坐話閑文

外面寶娥羊肚洗
外面寶娥燒羊肚
又是片羊羊肚熟
香味透到房中去
高聲向道可燒好
那曉驢兒使計巧
出門一徑回家裡
寶婆却是聞不見
滿滿裝來一大碗
寶娥入房婆婆叫
奉請諸位等一等

洗清就下飯鍋中
半個時辰香氣噴
恰巧驢兒也進門
害得二老口水淋
寶娥回答向內行
砒礪早在心中存
耳中只等好音臨
也是神將弄神通
移步送入內房中
羊肚已熟趁熱吞
吃杯香茶再開聲

架起柴來生了火
一股香味鍋外透
見了寶娥迷迷笑
張媽只把唾沫咽
心中本恨驢兒賊
悄悄開鍋這一倒
肚加砒礪添香味
過了一會寶娥出
值日神將跟在後
不知張婆死不
南無消災障菩薩

片刻之間熱氣生
油醬鹽葱加端正
口贊羊肚香十分
寶婆開口兒媳稱
借此避開見婆身
傾入砒礪就轉身
陣陣送與張媽媽
開鍋就把羊肚盛
伸手一罩肚變形
下集之中表分明

繪圖寶娥寶卷下集

寶娥寶卷再展開

三星菩薩又臨壇

府上今朝宣此卷

閻第平安吉慶來

余婆想了好久。如今羊肚燒過。寶娥送了進來。婆婆接了羊肚。一手拿一雙快子。把羊肚翻了一翻。一股腥氣。沖入鼻中。而且肚色發綠。想了好久。不料如此的東西。但是媳婦一片孝心。不便責罰她的。抬頭一看。只見張婆婆。二只眼睛。看住羊肚湯。口中不住的咽着。空咽恨不得也吃一點。但是不好開口。張婆見此形狀。忙把一碗羊肚湯。送給張媽媽道。妹妹。我胃口薄。心中想吃。不道見了。又是怕吃。倘妹妹不嫌不好。拿去吃罷。

張媽聞言喜十分
伸手過來接肚湯
口中不住稱多謝
先喝湯兒讚連聲
到家已剩半碗羹
一碗羊肚片時辰
二老齊死也開心
頓時倒在地中心
寶婆奇哉病脫身
因愧生恨怒滿胸
毒藥藥死我母身
人命關天了不成

一頭說時身立起
拿了肚湯轉家門
一路行來一路吃
張媽心中都歡樂
越叫越緊肚越痛
驢兒此刻高聲喚
驢兒見了寶婆在
只說寶娥生毒計
地保王二聞言說

恰巧驢兒又出外
見了之時吃一惊
心中却又生毒念
越叫越緊肚越痛
驢兒此刻高聲喚
驢兒見了寶婆在
只說寶娥生毒計
地保王二聞言說

此刻驢兒回家轉
正在想時張媽叫
肚痛連叫兩三聲
越叫越緊肚越痛
驢兒此刻高聲喚
驢兒見了寶婆在
只說寶娥生毒計
地保王二聞言說

片刻七孔流紅血
二脚一直命歸陰
一見之時吃一惊
驢兒見了寶婆在
只說寶娥生毒計
地保王二聞言說

婆媳雙雙來行過
一見之時吃一惊
驢兒見了寶婆在
只說寶娥生毒計
地保王二聞言說

老羞成怒從古說
馬上報地保所
地保王二聞言說

羊腸湯中下毒藥
我母吃了命歸陰
地保王二聞言說

馬上進城縣衙報 知縣名叫錢惠民 出簽就把人拿捉 差人奉命就動身
 跟了地保村上去 已到張家看屍身 頓時就把寶娥捉 婆婆嚇得胆戰
 婆媳雙雙嚶啣哭 公差如虎催動身 寶娥又把婆婆叫 真假堂上自分明
 公差帶了山陽去 回稟知縣錢惠民 知縣立刻升堂坐 原被兩告左右分
 驚堂一拍驚人胆 威風凜凜縣衙門 知縣雖小官七品 民間父母古來云
 知縣錢惠民身坐大堂 吩咐傳上原告張驢兒張驢兒叩了一個頭道小人張驢兒叩
 大老爺。

惠民開口問一聲 家住那門那一村 幾圖幾都第幾堡 作何生理度晨昏
 家中還有何人在 寶氏因何下毒心 一一從頭快快講 細細說與本縣聽
 驢兒聞言太爺稱 小的家住太平村 三圖七都十四堡 種田為業養母親
 母子二人苦苦過 隔壁就是寶娥門 被告婆婆身有病 我母常去望病人
 不知因何冤仇結 羊肚湯藥我娘親 恰巧小人回家轉 我娘呼痛倒埃塵
 她說寶娥害死我 七孔流血命歸陰 寶家婆媳伴來勸 人命關天不非輕
 所以小人台前報 要請太爺把冤伸
 知縣听了他一片言語當下說道爾且退下傳被告上堂公差一聲呼喚寶娥上堂跪下
 叩頭道太老爺在上小婦人寶娥叩頭錢知縣道你同張驢兒的母親有何仇恨下此毒

手謀死於他快快招來免受刑法

寶娥開言太爺稱 婦人住在太平村 娘家北門城外住 父親赴孝上京城
 一去數年無音信 娘親作主嫁余門 丈夫大郎謀生去 三年不轉太平村
 家中婆婆年紀老 小婦侍奉不離身 驢兒時常我家走 花言巧語引人心
 今朝小婦城中去 買隻羊肚轉家門 只因婆婆想肚吃 回家又遇驢兒身
 跟到我家嚼囉話 又叫他娘到我門 羊肚小婦親手洗 洗淨放在鍋中存
 燒熟之時親手奉 婆婆聞着打噁心 恰巧張媽旁邊坐 婆婆送與張媽吞
 張媽吃完回我碗 片刻時間說傷身 小婦不明其中意 要請太爺把冤伸
 知縣一聽心中想 此案倒也算新聞 不是寶娥下毒藥 難道驢兒有毒心
 看來寶娥相貌美 一定外面有私情 藥死婆婆好另嫁 偏偏遇到張媽身
 該死張媽來替代 此情該問寶娥身 想畢頓時驚堂拍 大罵寶娥了不成
 明明是你下毒藥 從無兒子葯娘親 定是驢兒調戲你 報仇下毒稱你心
 葯死之時生二計 先害婆婆好嫁人 你婆不把羊肚吃 轉害張媽報仇恨
 自古婦人心再毒 一計二用好狠心
 錢知縣哼了一聲說道你小年紀存此良心諒不打你你也不肯招認來差人白有官
 將寶娥扯下重打四十嘴巴看她招也不招差人白是

差人奉命如虎狼 扯下寶娥寔冤枉
 哀哀痛哭高聲叫 冤枉連連出口腔
 小婦自幼受父訓 三從四德不曾忘
 不信婆婆可為証 要到夫爺伸冤枉
 冤枉事小聲名大 望求太爺筆下超
 難道是我老爺殺 可恨賤人口如簧
 兩傍差人一聲應 夾棍拿來套脚膀
 公差上來噴冷水 悠悠醒轉女紅粧
 含淚紛紛太爺叫 情願招供案一樁
 知縣道快快招來寶娥到了此時也叫沒法
 是真請筆下超生知縣道還有呢寶娥道就請以十個字定案罷知縣錄了口供吩咐將
 寶娥收監公差應了一聲帶了下去送到女監而來
 一路而來牢門到 高聲叫喚禁婆們
 今有女犯交待你 禁婆領命出牢門
 接了女犯牢中去 八十二號寶娥身
 蕭王堂上禁婆問 寶娥因何進牢門
 寶娥一一從頭說 禁婆聞言嘆連聲
 開言又把寶娥叫 怪你容貌寔傾城
 你因生得容顏好 要招橫禍也該應

打得她來好心傷 秦鏡高懸照冤枉
 從不貪戀蜂蝶狂 害我婆婆也命喪
 犯人個個喊冤枉 不夾馬能招真贓
 寶娥頓時死公堂 免受非刑在公堂

現在旁的不必說 監中使費怎樣能
 想我家貧無擔担 婆媳二人苦不勝
 一頭說來一頭哭 啼啼哭哭好傷心
 禁婆聽了寶娥之言十分嘆息又加寶娥啼啼哭哭哀哀拜求倒弄得禁婆傷心起來說
 道罷了罷了

老身管監二十春 犯人見過幾千人
 善軟之人哀求我 從沒看見真傷心
 吩咐一聲起來罷 寶娥從又謝連聲
 倘有一日身脫罪 一重恩報九重恩
 七字停了加三字 傳成十字嘆五更
 初更鼓 坐牢房 好不傷心
 我的父 生了奴 上京求名
 二更鼓 悶沉沉 想起夫君
 三年前 我的夫 出了家門
 三更鼓 更傷心 暗放悲聲
 是奴家 求天地 禱告神明

凶硬之人我不怕 沒錢請他押床登
 今天老身行方便 修修兒女正該應
 媽媽好比南海佛 超度奴家恩九重
 禁婆領了牢中去 寶娥一見更傷心

我家中 年老娘親
 十六載 也無音信
 到你家 五年已另
 三年多 不轉家門
 思想兒 染成一病
 病不退 新年來臨

四更鼓

冷清清

淚濕衣襟

元初五

一羣羊

牽過大門

那知道

起禍根

就在羊身

一時問

想羊肚

婆婆有命

五更鼓

天明亮

腿上疼痛

張驢兒

害人精

屢次勾引

今日裏

他娘兒

何端臨門

一霎眼

張媽媽

命喪殘生

寶娥嘆罷五更終

兩行珠淚落紛紛

監中之事且不說

回文再說余婆身

余婆自媳捉去後

心中焦急萬千分

手中又無錢和鈔

監中媳婦怎樣能

左思右想無計策

要到監中探分明

是夜黃昏頻嘆息

老淚橫流到天明

阿呀媳婦兒呀

為婆若非你侍奉

老命早已喪黃泉

兒呀賢哉呀

為婆要吃羊肚湯

羊肚送命寔傷心

賢媳呀

為婆今朝情願死

留我賢媳一條命

兒媳呀

也是我家祖德薄

兒去三載不回程

勸你嫁時你不肯

豈要侍奉為婆身

可恨老身身不死

累你今朝受苦辛

說罷之時嘍啣哭

抵庄明朝探監門

余婆哭了一夜天

到了次日早上帶了菜飯及五百銅錢出了家門鎖了大門一路到山

陽城中而來可憐她年紀老了行動不便走一步停一停到了中午時光進了城關問到

縣衙之中向着門上公差哀求指引得到女監門外只見

監門却是木柵做

上掛虎頭牌一方

禁止探監四個字

官樣文章裝裝腔

婆婆却在牢外立

一聲叫喊禁婆聞

裏面禁婆來走出

何人叫喚為何因

禁婆見了寶娥的婆婆

白髮蒼蒼面上憔悴

已是可憐忙問道

你是何人到來何事寶婆

道啊大嫂我乃寶娥的婆婆

余媽媽便是因為賢媳在監

特來探望與她望大嫂行個方

便讓我進去與我婆媳相見一面感激你的大恩永世不忘禁婆因為問過寶娥家世故

而行一個方便開了監門

并不要他使費

禁婆方便此刻行

開監放進余婆身

說道快去媳婦見

八十二號你媳身

惟是不能多耽擱

恐怕獄官查監門

余婆謝過身入內

叫聲賢媳那裏存

寶娥此刻已聽見

慌忙出外見婆身

寶娥見了婆婆上前抱住

嘍啣痛哭叫聲婆婆呀

苦命的媳婦累得你老人家

跌跌踉踉

特來探我啊呀婆婆呀

婆婆年高六十另

而且大病方脫身

不宜路遠來探我

倘有差池罪千斤

婆婆在家身保重

切勿掛念媳婦身

千不怪來萬不怪

只怪兒夫不該應

不該三年無音信

因此驢兒起黑心

調戲媳婦非一次

怕驚婆婆怒氣生

是日驢兒母子到

定有毒計害婆身

不道皇天尚有眼

羊肚燒湯婆不吞

這是上天垂報應

害人反害自己身

媳勸婆婆早些轉

路上行程要小心

但是家中無人給

因此媳婦又担心

媳婦現在有一法

我家田地十畝另

不妨到我娘家去 同我娘親度晨昏 婆婆心中是與否 今朝說與做媳听

余婆只是流雙淚 改成十字勸媳听

勸教兒 休得要 淚流滿面

大不該 行不正 調戲賢媳

寶指望 兒與媳 承歡膝下

張驢兒 害為婆 反害娘親

雖然是 吾的兒 已經承招

那時節 回家門 婆媳重逢

一頭說 一頭哭 好不傷心

我婆婆 休勸兒 掛在心中

媳本當 侍奉婆 早晚殷勤

如今後 難與婆 家常來講

現在是 我娘親 尚未知曉

勸婆婆 回家去 此後休來

寶娥女 哀哀哭 千言難盡

婆媳雙雙放悲聲 驚動滿監女犯們

所得傷心都流淚 同罵張驢不是人

恨只恨 張驢兒 喪盡良心

這也是 我老身 命苦生成

那曉得 兒一去 媳又禍臨

這也是 天報應 不差毫分

有一日 清官到 定可超升

勸兒媳 且耐心 牢中且等

寶娥女 將婆勸 回言婆听

也是兒 苦命中 註定該應

再不道 與婆婆 兩下離分

從今後 與我娘 也難相逢

曉得了 一定是 哭斷肝腸

听媳勸 到我家 權度光陰

害她婆媳分離苦 一命送了三条命 此種毒計人間少 將來終有天報應

此刻監婆身入內 叫聲寶婆快出門 只因查監老爺到 看見之時罪不輕

婆媳聞言更加苦 傾刻分離下無情 婆不捨媳揩眼淚 媳不捨婆寔可憐

禁婆連連來催促 勉強分開放悲聲 寶娥仍歸八十二 余婆跌跪出監門

眼中珠淚揩不斷 一路行來苦十分 出了城門已下午 到村已是黑沉沉

開門也不思茶飯 閉戶進房一盞燈 上床便是和衣睡 翻來復去到天明

正欲起身來梳洗 忽聞外面叩門聲 寶婆連忙來走出 開門見一陌生人

余婆听得叩門連忙起身開門只見一個陌生男子手中拿一個包裹問道只裏可是太

平村寶娥家裡余婆道正是不知客官何以動問呢那人道在下新由關外回家因你家

大郎托我帶有一封信函并皮袄二件白銀五十兩送到此間以作安家之用大郎要三

月間動身進關大約五月下旬可以到家了余婆听了大喜忙雙手合十拜謝天地

余婆此刻喜非常 難得我兒還在陽 不道三年在關外 難得家書轉回門

可惜來遲三四日 媳婦已竟在牢房 忙請那人身進內 余婆烹茶理正當

又問那人名和姓 那人回說叫寶章 寶娥乃是我堂妹 因何不見妹在旁

余婆聞問先流淚 叫聲先生听行藏 就把一長一短說 氣得寶章青面龐

大罵張驢無人道 害人害得這般腔 說道伯母不要氣 小侄即刻到帝邦

聞我叔父狀元中 奉旨封王到番邦 西遼封王東番去 不齊哈面又封王
 二十年封王回 大約即日回帝邦 我叔就是妹的父 小侄上京伸冤枉
 自古救人如救火 宣可耽誤一時光 現有銀信交代你 另有一封請你藏
 只是小侄安家費 相請伯母轉妻房 我妻也在北門住 我兒名叫寶三郎
 說畢之時身立起 匆匆登程上帝邦 寶章也不家中去 早到山陽牲口行
 一匹牲口雇端正 乾糧路費在身傍 匆匆一徑往帝邦 專等寶姓狀元郎
 不表寶章一段話 回文原說余婆身 有了銀子心安放 專等賢媳出牢房
 銀子送到寶家交與寶章的妻子也不說明 恐傳到寶娥母親的耳中多一個傷心 我且
 不表再說山陽縣中把寶娥問了口供 詳文上司由本府轉詳巡撫 巡撫拜本進京 本到
 京中發交刑部刑部大人看了來文批一個文到百日後斬決 回文到了山陽縣縣官拆
 看批定六月初三日法場斬決寶娥不得有誤 此刻值日功曹早已知道上奏天庭玉帝
 早下過一道旨意所以雷神風伯雷公電母專等六月初三日行事不提
 山陰事情不必云 且說狀元寶姓人 上京之時年三十 四國封王二十春
 是年正交五十歲 哈迷封王轉帝京 一路之上都榮耀 思想家中悶沉沉
 廿年不到家中去 不知妻女如何能 曾記那年生一女 寶娥二字取為名
 時交三歲京都上 指望衣錦早回鄉 可恨奸賊無道理 點元立刻去封王

連帶家書不及寫 諒必家中望斷腸 知我封王為猶可 不知必定愁滿腔
 初次入京西遼轉 東遼又要動刀鎗 東遼耽擱有六載 帶了貢物見君王
 奸賊金殿又一本 不齊國內又猖狂 一日不停不齊去 七載方可轉帝邦
 也是我命該註定 哈迷小國又封王 五年至今方才罷 聞知奸賊命已喪
 算來准准二十載 雲開見日見君王 心中思想行程快 報馬早已到京邦
 是日已到長亭上 文武官員迎接忙 狀元下馬來相見 一同進城見君皇
 到了午門身立定 黃門啟奏大明皇 天子開口愛卿宣 狀元三呼見帝皇
 欽賜錦墩來坐下 天子嘉慰狀元郎 卿家此去二十載 四國封王功勞廣
 今日朝中缺一相 卿封文華學士身 狀元慌忙恩來謝 官封太師在朝綱
 天子展袖回宮去 眾臣散了出朝門 午門之外來賀喜 恭喜太師忠良臣
 太師一一來回禮 打道立刻轉衙門 相府衙門都威武 大聲三炮進轅門
 門前門官來跪倒 迎接太師寶姓人 太師進府君恩謝 謝過君皇坐中所
 中軍官兒來跪稟 文武百官到來臨 手本一一來呈上 太師開言叫中軍
 中軍官中白有白你去吩咐文武二品以下 各各回衙理事 二品以上有請
 中軍奉命不留停 高聲叫喊文武所 太師堂上傳鈞旨 二品以下轉衙門
 二品以上都有請 先文後武要分清 一品二品文官進 參見太師老大人

太師吩咐來備酒 款待六部共九卿 三杯之後文官去 武將立刻進府門

文武官員都見過 太師休息在花廳

寶太師在花廳之中休息。我且慢表。再說寶章急急而來。已到京都。恰巧太師休息之前。

門前送客。寶章一看。正是自己叔父。但不便上前相見。等了一會。轎馬已無。方才行到相

府門前。門官見了。喝道。你是什麼人。敢在相府門前窺探。寶章道。有名帖在此。相煩

通報。門公接來一看。上寫嫡侄寶章百拜。門公頓時含笑說道。

小人不知公子到 方才冒犯不非輕

說了一聲不罪你 快去稟報莫留傳

呈上名帖太師看 原來乃是侄臨門

吩咐一聲快喚人 太師此刻喜十分

寶章今朝交好運 心好終有好收成

太師含笑侄兒听 你今就是我後人

寶章心中生暗喜。重見拜見。參參稱。原來寶太師名喚國禎。他有一位哥哥名喚國禎。也曾入泮。早年身亡。惟留一子。就是寶

中之事說明

太師听说怒生嗔

太師回頭中軍喚

說道文封早已下

上寫文到一百日

慌忙分付米打轎

大明天子來准奏

煩卿一路巡查去

文武官員都來送

太師出了皇城去

悄悄不用惊官府

不說太師路上趕

山陽縣錢惠民到了六月初三日的早上。書吏呈上文卷。知縣坐了大堂。吩咐帶上寶娥。標

了斬條敲着破鑼破鼓。一路出了衙門。要到法場斬決女犯寶娥。

城中此刻亂紛紛。百姓都去看殺人。一擁都到法場上。男女老幼一大群。

寶娥此刻雙流淚。魂靈出竅半空中。坐着鬘籠抬着走。閑人談論鬧音音。

都說這位如花女。因何毒計害他人。驢兒正從賭場出。聞言心中喜十分。

不道我女在監門

快到刑部查分明

小姐死罪不非輕

法場斬首不留情

進宮要見大明君

欽賜黃金二千金

先斬然後奏孤听

頭隊報馬先起身

四匹白馬就動身

快馬如飛趕路程

且表山陽一知尊

山陽知縣糊塗審

不知定了何罪名

中軍奉命急急去

刑部抄來原案卷

呈上太師看分明

太師掄指算一算

六月初三斬女身

掃墓要到山陽城

再賜上方劍一根

暗中到法場去 今朝也要看殺人
 耳中听得人言噴 曉得她來失三魂
 忙忙店中買帝鏢 一串帝錠一碗羹
 央求兵丁開恩典 待我一祭媳婦身
 行到場中身立定 高叫賢媳二三聲
 開口便把婆婆叫 婆婆快些轉家中
 媳婦今生恩難報 來生再侍老年人
 婆婆身體要保重 切莫苦壞自己身
 六月天氣真正熱 太陽晒着不非輕
 忙叫余婆快出去 婆媳二人更傷心
 低哭三聲傷心痛 閑人個個嘆連聲
 忽然一陣狂風起 雪神風伯到來臨
 看殺之人稱奇怪 個個身上打寒噤
 唬得知縣心驚怕 慌忙跪倒拜天神
 閑人個個回家去 遠遠飛馬來來臨
 中軍官兒高聲喊 太師到來快快迎

街上閑人紛紛話 恰巧余婆探媳臨
 大哭一聲賢媳婦 不道今日要歸陰
 急急匆匆法場去 只見賢媳跪地平
 兵丁報官官許可 放進婆婆老年人
 寶娥悠悠回魂轉 兩行珠淚落胸中
 若要媳婦來相見 除非三更半夜中
 倘若吾夫回家轉 叫他另娶美佳人
 寶娥說得肝腸斷 二名劊子也淚淋
 此刻時辰將要到 劊子報告午時臨
 高哭三聲肝腸斷 石人聞之也淚淋
 又報午時三刻到 余婆化紙放悲聲
 狂風吹過天無色 六月炎天冷殺人
 忽然大雪紛紛下 鶯毛片片落埃塵
 劊子唬得時辰忘 婆媳雙雙也惊心
 塵沙滾滾太師到 趕到法場方定心
 此刻天上風雪止 太陽又出暖烘烘

太師腹內暗暗想 吾女冤枉果然真 不然何以天降雪 我到之時雪就停
 中軍高叫刀下留人 寶太師在此山陽縣聽了 唬得魂不附體 慌忙跪接 寶太師身坐公
 案吩咐帶上女犯 伴問姓名 有何冤枉 快快說來
 寶娥心中喜暗生 難道今朝太師臨 慌忙上前從頭訴 太師听了暗評論
 真欲傳令把人捉 忽然天上又起雲 又是狂風傾盆雨 雷公雷母到來臨
 霹靂一聲從空下 法場打死一個人 雨收雲散天清朗 看殺閑人水淋身
 太師吩咐來查看 法場打死什麼人 公差上前這一看 原來就是黑心人
 回稟太師來知曉 打死驢兒姓張人 太師聞言哈哈笑 上天報應不差分
 回頭便把知縣叫 虧你糊塗問事情 本該今朝將你斬 念你窗下十年功
 革去烏紗永不用 知縣叩頭謝再生 太師又把寶娥放 叫她好好轉家門
 場中余婆親看見 上前挽住媳婦身 婆媳二人嚶啾哭 拜謝蒼天風雪神
 太師此刻身立起 坐馬進城且慢云
 再說寶娥同了她的婆婆 向空拜了四拜 方才歡天喜地 一路回家 法場上張驢兒的屍
 身自有地方收拾 山陽城中閑人個個稱奇 自後大家敬重天地神明 不敢為非作歹 正
 是人欺天不欺人 喜天不喜 傳遍全省 有人印送傳單 叫六月雪 至今千古留名 閑話少
 表且說寶太師到了山陽縣 把原卷吊銷 部文着城守代復 請城守署理縣官 太師即差

9

風塵文庫
文庫 19
F.399
66:32
早稲田大学図書印